

【姬屋藏郊/向哨（R）】私欲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97022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97022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第一部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 , 发郊 , 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8 Words: 7,376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/向哨（R）】私欲

by [CharlieXXXXX](#)

Summary

summary：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只不过是殷郊单方面激怒姬发并且单方面付出代价的plus版

前排提醒【本篇纯纯xp产物全文7k+，包含吃n，走绳，蒙眼，放置，脐橙等，雷萌自鉴】

Notes

*架空，向导姬发x哨兵殷郊

*一些顶级向导的控制欲，喜欢一些向导对哨兵的控制能力

*私设ooc众多，没啥逻辑，一切的剧情都是为了搞h，纯纯xp产物【此条划重点，能接受的往下】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[notes](#)

待殷郊完成殷寿私下交给他的任务，并清理掉了身上的血迹后，已经接近午夜。此次任务并不算危险，哨兵有着足够的自信，也足够谨慎，可对面人多势众，猝不及防之下他还是被阴了一下，健壮而好看的蜜色背脊上留下了一道不深但略有些狭长的伤口，与他年少时所受的致命伤留下的疤痕形成了一个“x”形。哨兵的自愈能力惊人，殷郊隔着镜子看着已经不渗血但看着有些可怖的疤痕，不禁感到苦恼。要包扎吗？他想。可绷带本身便有厚度，伤痕在他背上跨度如此之大，包扎起来只会更加显眼。此次的任务他本就瞒着姬发，若是被对方发现背后的痕迹，只怕向导不会轻易放过

他，更别提这伤口的位置如此微妙。

年少的他们意气风发，面对风雨无惧，少年的胸膛中满是豪情壮志，可却也因少年意气险些酿成大错，二人深陷险境，哨兵替向导拦下了致命一击。虽说是殷郊的失误才导致二人涉嫌，虽说后来二人经过治疗都已平安无事，可那道狰狞的疤痕就像是向导心中的一根刺，拔也拔不出来，只要看到便刺痛着他的身心。

也因此，欢爱的时候，姬发尤其喜欢舔舐这道疤痕，又由舔舐转变为啃咬，一直到哨兵浑身发抖喘息着求饶才肯罢休。

思前想后，殷郊打算破罐子破摔，实在不行不如将锅甩到崇应彪头上，就说是他们特训之时崇应彪公报私仇一刀砍他背上了，反正姬发和崇应彪本就不对付，二人想来也不可能待一块儿。

殷郊在内心默默地道了句抱歉，又开始庆幸地想万一这么晚了姬发已经睡了呢？

显然这是不可能的，殷郊头一回因为姬发每日都要等到他回去才入睡的习惯感到头疼，而过去的他还经常在自己的单身狗朋友面前炫耀自家的向导如此“贤妻良母”云云。

到最后，殷郊只能期盼着姬发最近工作要再忙一些才好，最好这段时间都不要有欢爱的想法，等到他将背后的新伤养的看不出痕迹，他自然会将崭新的自己为姬发奉上。

最终殷郊放弃了包扎的想法，从众多的无袖上衣中总算是挑了一件较为宽松的黑色短袖，匆忙套上便内心忐忑地往家中赶去。

路途不算远，殷郊打开家的大门，客厅里还留着廊灯未灭，微光从卧室的门缝下透出来，殷郊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边，轻手轻脚地推开了门。

姬发靠坐在床头，微微低下头翻阅着手中的书籍，略微皱眉看得很是认真，听见卧室门的声响，他抬起头便看到了殷郊，眉眼在顷刻间便舒展开来，幽深的黑瞳中流露出淡淡的柔情和笑意，他轻声说道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居家的温馨感在殷郊看到姬发的瞬间便朝他袭来，包裹着他的全身，紧绷的身心变得松弛，殷郊仿佛忘记了方才他内心的矛盾，眉眼弯弯，糊弄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走到床边俯下身便开始索吻。

姬发对此很受用，顺势一手扣住哨兵的后脑勺，一手揽着他的腰令对方直接坐在他身上，唇舌交缠，“啧啧”的水声在安静的卧室里显得尤其清晰，姬发的手在殷郊的腰间游离，由紧致的腰部逐渐抚摸着柔软而挺翘的臀部，感受着掌心姣好的触感。

眼看局势逐渐走向迷乱，殷郊这才察觉到不对，暗骂一句美色误人。待一吻终止，殷郊喘息着推开了姬发已然开始脱他裤子的手：“等、等一下，姬发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还没洗澡”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，可他身上的沐浴露香味存在感实在太强，随后只能无奈地扯了个慌：“就是今天……我跟崇应彪去特训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不敢去看姬发的表情，抱住向导的脖子，将脸藏在姬发的脖颈处，补充道：“然后我今天好累啊……我不想做……”

姬发听了这番话良久也没有回应，只是像安抚小孩似的一下一下地轻拍着殷郊的背部。

“姬发？”空气太过安静，殷郊咽了咽口水，此时他有些后悔选了这个姿势，他看不到姬发的表情，对方的沉默令他有些不安。

良久，姬发才问道：“你说，你今天跟崇应彪在一起？什么时候？”

他语气平和如平时二人的日常交谈，殷郊只能揣测向导的意思，小心翼翼地往下

编：“就……差不多晚饭后吧，我们今天在塔那里碰到了，他就挑衅我……要不要比试比试。你知道我的，我哪里受得了这种话，然后……我就跟他去了。”

“……那你们谁赢了？”

殷郊听他说这话，内心一喜，觉得姬发似乎是信了他的话，不禁放下心来，抱着姬发抱得更紧了些，语气中还带点小得意：“那当然是我赢啊！崇应彪怎么打的过我。”

姬发轻拍他后背的手开始缓缓地上下抚摸，动作和力度都很轻柔，一上一下的，却不说话，温柔的沉默令哨兵本能地感到心里没底，下意识地想再说些什么来打破空气中的沉默，于是他在心里默默地再次对崇应彪说了句抱歉：“但是……我也受伤了，就后背那里，一不小心被他划伤了。啊，当然他也是不小心的。”

姬发轻轻推开了殷郊，俩人从拥抱的姿势转为了面对面，但二人的脸凑的很近，不过两指的距离。

姬发的眉眼仍是柔和的，只是平静的黑瞳有些深不可测，他抬起手抚摸着殷郊的脖子：“为

什么会受伤？防护衣呢？”

“呃……当时太激动、就没穿……”殷郊开始感到心虚，双手的摆放有些不自在，掌心也出了薄汗，他装作镇定自若，定定地看着姬发。

好在姬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，他垂眸，轻笑着，略微跪着起身，比殷郊要略一些，自上而下地俯视：“伤哪了？让我看看。”

“就在背后，没必要看，小伤而已过两天就好了……唉好吧好吧你等等。”

被姬发盯得有些发毛，殷郊认命地脱下了身上的短袖，乖乖地转身趴好在床上：“呐，就这儿。它看起来很恐怖，但其实伤口很浅的。”

确实，没有处理过的伤口已经不怎么渗血了，只是略微透着些偏深的红。

姬发的指腹轻轻地抚摸着那道红色，看似有些漫不经心：“你确定这是崇应彪弄的？”

“对、对啊。”

姬发轻轻地笑出了声，可趴着的殷郊却看不到他已然结霜的黑眸。

“可是今天，崇应彪跟我出任务去了，殷郊，”姬发缓缓地俯下身，上半身紧贴着殷郊光裸的后背，他靠近殷郊的耳边，“你又骗我？”

放在往日，殷郊对此事必然好好地吐槽两句，可线下他只感觉身后的向导如同野兽一般虎视眈眈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难得感到有些害怕，自知已经暴露的猎物索性放弃了挣扎：“我错了姬发，我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出任务去了，唉但是真的没什么，这个任务真的很简单所以我才不告诉你的……啊！你别咬我！”

姬发一口咬在了殷郊的后颈处，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牙印，他双目微微发红，语气却仍旧平静：“……殷寿让你去的？”

“……是。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一个人出任务？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”

“可那是我父亲交给我的任务、他私下交给我的我当然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姬发蓦地打断了他的话，殷郊还没反应过来，便只觉得背后一凉，温热的躯体离开了他，他后知后觉地起身回头，姬发已经恢复了平静。

姬发就这么看着殷郊的眼睛，什么也不说。这是很明显的异常，殷郊看出来很奇怪了，却又说不出来，甚至忽然染上了迅猛的困意，只觉得眼前开始变得模糊，逐渐失去了意识。

……

姬发是趁着他毫无防备，入侵了他的精神图景之后用精神触手将他弄得失去意识的，殷郊醒来的时候才对此后知后觉，不得不感叹自家向导的过人，却也不禁因此感到羞愤。

哨兵的视野里是一片漆黑，他下意识地认为现在仍是夜晚，想着开口唤姬发的名字，发现嘴里被什么东西堵着了，于是他尝试起身，又才迟钝地发现自己已被绑了起来。

……这是？

殷郊晕乎乎的，感觉自己对周围的感知无比混沌，甚至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好似被一片柔软包裹，又好似飘在虚妄的云层之中，他再次试探着扭动着身子，最终“只有腿是完全自由的”这一信息几经波折地传送到了哨兵的脑中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哨兵迟钝的大脑终于彻底明白是向导对他的感官做了手脚，挣扎的幅度开始大了起来，而后一边的大腿上慢慢地有冰凉的触感传来，殷郊用了好几秒才理解这是姬发架住了他的腿。

“唔！”殷郊有些羞恼于姬发的捉弄，双腿尝试发力挣扎，却以双腿都被捉住并架起这一失败告终。

“殷郊，我很生气。”

殷郊在这一刻又忧又喜地发现姬发好心的将他的听觉还给了他，而后他的感知力也慢慢恢复了，他能感觉到透进柔软的眼罩的一丝微弱阳光，能体会到绑在他身上的绳子上有些扎人的毛刺，以及——他现在正处于一个有些羞耻度姿势。

有些粗糙的绳子恰好包围着他的胸肌，又顺势绑住了他背在身后的双手，而他的后背靠着一句温热的躯体，双腿被身后那人强硬地用腿分开大张着，明显就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模

样。

哨兵的直觉令他感到不安，但作为男人的直觉却告诉他——忍着。

于是殷郊放弃了挣扎，甚至扬起了脖子，将后脑靠在了身后那人的肩颈处，大义凛然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。

而后他感觉到有一只手在自己的胸前肆虐，揉抓的力度毫不留情，照理来说是疼的，可麻痒的爽利却很寻常，他按耐不住地想要呻吟出声，于是在他发出声音的同时便被叼住了后颈。

姬发很喜欢咬这一处，咬是当真一点没留力气，纯粹而钻心的疼使得那一声的叫唤变了调，殷郊甚至怀疑那处被咬出了血。

姬发此时善解人意地摘下了殷郊的口枷和眼罩，殷郊立马转头怒目而视，他身体的不寻常全因此人而起，但他此时脑子恢复了清明，终于回忆起了当下场面会发生的根本原因，于是只得哑巴吃黄连，却还是不甘地瞪着姬发，像示威的小老虎似的。

姬发看着觉得可爱，顺着自己的心意轻轻地用唇蜻蜓止水地碰了一下殷郊的唇，收获了对方呆愣的目光。

殷郊内心的恼怒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，相比内疚，反倒是委屈占据了上风，他下意识地撇着嘴，一双眼睛湿漉漉地看着向导，委委屈屈地开口道：“姬发——我错了。”

一般等他说出这句话，姬发也就原谅他了，向导总是会轻轻拥住哨兵的身体，两人从一个缠绵的吻开始一整个甜蜜的夜晚，直到天亮才宣告结束。

可这次，殷郊显然是忽略了现下的状况。

姬发听他说完，只是笑笑，摸摸他的脑袋：“那你说说，你哪里错了。”目光却游离在殷郊的身体上，大大小小的伤疤，有新有旧，尤其是背后那道最深、最重的疤痕，旁边那个略浅一些、却崭新的伤痕与其交叠，他看着揪心。

“我不该瞒着你一个人出任务，不该受伤，也不应该——唉姬发！你怎么又给我戴上眼罩了！”

“你不是要认错吗？殷郊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”

姬发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是贴着殷郊的耳朵说的，更是透过精神触手传递到了哨兵的精神图景中，哨兵迷迷糊糊地一脚踏入了向导的陷阱，潜意识中就认可了姬发的话。

于是殷郊咬咬牙，自发地翻了个身，跪坐起来，与姬发面对面，挺着因为被束缚而更显形状的胸膛，扭捏地邀请姬发享用，嘴里还念着：“我错了、我真的错了，姬发……你原谅我……嘶！你、你轻点……”

对于主动献身的猎物，姬发自然是不会放过，他一手搂着殷郊的腰细细抚摸那上面的伤疤，一手揉捏着人柔软的臀肉，便开始品尝起蜜色的乳肉。

从乳尖开始，姬发毫不犹豫地咬了上去，像是在做标记一样，围绕着褐色的乳尖留下了一圈牙印，又如同婴儿汲取母乳一样，缓缓地吮吸着那娇气的一处，抬眸，只看到殷郊深色的皮肤下泛起了红，澄澈的双目泛起了水光，可口得很。

“嗯……！姬发你……哈啊……别这样，好、好难受唔……”向导的精神触手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了哨兵的精神图景，姬发几乎不用做太多的动作便会让他溃不成军，于是殷郊小声喘息着，想要转移身旁之人的注意力，“啊……另一边也要……姬发你吸吸那边，那边也很痒……”

姬发轻轻的笑了，自然是知道他的心中所想，控制着精神触手满足了他的愿望。

殷郊两边的胸乳都被姬发吃得湿淋淋的，又红又肿，他实在是耐不住了委屈地喊疼，下一秒，姬发的唇轻轻地贴上了他的，可他还没来得及感受那片柔软，姬发的唇齿便一口咬在了他的喉结上。

“姬发——”殷郊很想捧着姬发的脸与他接吻，可他的双手被捆在了身后，“你再亲亲我……嗯唔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殷郊就感觉到了姬发的手指探入了他身后的穴。

刚刚姬发吃他奶子的时候，被向导调教过的身体便已经找回了记忆，身后的密处主动分泌着水液，姬发骨节分明的手几乎在顷刻间便被淋湿了，他耐心地为身下的人扩张着，哪怕那处已经在叫嚣着硬物闯入。

“可以直接进来的……”殷郊乖顺地将下巴抵在了姬发的肩膀，刻意用荤话激他，“姬发，小穴想吃大鸡巴了……”

往常百试百灵的招数却在今天失去了作用，姬发收回了手指，轻轻拍了拍殷郊的臀，还有

心思纠正他：“乖，你那叫骚穴。”

姬发的硬物早已隔着两层布料死死地抵住了湿的不成样子的那处，可他无视了自己的欲望，将捆着人的绳子拉的更紧了几分。

“要不要玩这么大啊！我都说我错了。”殷郊的双腿是自由的，他知道姬发的方位，却只是泄愤似的对着空气踹了两脚以表达自己的不满，隔着一块黑布似乎是要将姬发盯出一个窟窿。

姬发隔着布料吻了吻殷郊的眼睛，像小孩把尿似的架着人的健壮的大腿，也不管那口渴的直流水的穴，抱着人下床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姬发……什么东西！！？啊！不…不行……嘶……好痛……呃啊……姬发你！”殷郊被蒙了双眼，对周围的感知更敏感了，他只感到双腿之间猝不及防地被柔软又有韧性的毛刺扎到了，他全身的支撑点便只有下体处不知是什么的有些扎人的硬物，以及姬发架在他大腿上的双手。

殷郊略有些慌，回忆着方才眼罩被摘下时四处的环境，结合着下身的触感，他瞬间便意识到了姬发想做什么，也因此他尝试着挣扎起来，说着软话试图让姬发放弃这个想法：“姬……姬发……能不能不要这样……我不太舒服……呃啊！”

可姬发毫不犹豫地松手了，殷郊整个人都坐在了上面，双腿无法着地，敏感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痛楚和麻痒，粗糙又坚韧的麻绳毫不留情地摩擦着他的私处，羞耻又难堪。

剧烈的刺激下，殷郊反射性地想从麻绳上离开，姬发眼疾手快地按住他的肩膀，重重将他按回了绳子上。

“呃啊！姬……姬发你！”

麻绳上的毛刺随着殷郊的挣扎扎在了那柔软隐秘的一处，麻痒和痛楚却在缓慢地转变为隐秘的快感，瘙痒从穴口蔓延，殷郊叫的凄惨却下意识地扭动起腰身，竟是从疼痛中逐渐得了趣。

殷郊忍不住哭出了声，身上难受得紧，他顺着姬发有力的臂膀寻到了向导的肩颈，像小动物似地又舔又蹭，嘴里呢喃着“我错了”“放过我”“好难受”之类的字眼，妄图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还未正式开始的惩罚。

但姬发的回应是毫不犹豫地扇在那蜜色臀肉上的一巴掌，打得皮肉泛起了薄红。

“啊！姬发……不要打我……我疼……”

“往前走，殷郊，你走过去，我就原谅你。”

姬发轻轻贴着殷郊的耳朵，声音传入了哨兵一片混乱的精神图景，殷郊从向导的平静中捕捉到了湖面之下的波涛汹涌，他下意识地停止了抽泣，竟真的只靠着臀部的力量在粗糙而坚韧的麻绳上向前移动。

姬发退到一旁，就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殷郊接受他的惩罚。

他怎么能不生气呢？殷寿身为殷郊的父亲、他们共同的老师，却丝毫不在乎他们的死活，将他们当作兵器，好用便握在手中，无用了便毫不留情地丢弃，他能够理解殷郊对父亲的情，却无法接受他不告知自己、不顾自身危险地为那个人付出。

姬发永远都忘不了，殷郊差点就死在他面前的那一幕——尖刀穿过了他的胸膛，几乎将他捅了个对穿。塔好不容易才将他抢救回来，他心焦极了，可殷寿却毫不在乎。

于是姬发几乎是强迫地，不顾对方的惊愕和反抗，将刚刚才康复的殷郊变成了他的哨兵。

他真心地想要让他的哨兵脱离殷寿的掌控。

“啊！姬……姬发，什么东西啊……你…你个混蛋……嗯呜呜……”姬发在殷郊看不到的地方死死地盯着他，看他的泪水浸湿眼罩，看他健壮可口的身体，看他被调教得日渐淫荡的身体吞吃下麻绳上的绳结，看他为此哭喊、求饶。

可姬发不说话，他只是站在原地，忽视自己的欲望，没有任何回应。

“……姬发，你还在吗？”殷郊久久未得到回应，忽然就变得不确定了，他小心翼翼地呼唤着向导的名字，可仍旧没有得到任何回话，殷郊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。

殷郊维持着这个姿势，艰难地保持着平衡，他咽了咽口水。他的穴又酸又麻，还被磨的火辣辣的，但他此时内心的慌乱远远大过对快感的感知——这当然也是向导刻意导致的结果。

“姬发……姬发……你理理我，你还在的对吧？”殷郊迫切地想要取下眼罩，可他的双手被紧紧的束缚在身后，他仿佛溺水之人，拼命的寻找着一块救命的浮木。

他开始用力地挣扎，他身下的麻绳随着他的动作也上下晃动，被向导掌控着精神图景的哨

兵潜意识里又不敢从绳上下来，于是伴随着的结果便是他将绳结吞吃得越发深了，可绳结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他身体的最深处，无法像姬发一样满足他，唯有欲求不满的瘙痒遍布全身。

“我真的错了姬发……你别这样……呜……我再也不会背着你、唔嗯、去出任务了，再也不会、受伤了，我不听父啊、殷寿的话了呜呜……姬发……哥哥你、理理我啊……”殷郊似是溃不成军，他支起身子，一边胡言乱语，一般用他的穴努力地麻绳上走，绵延不绝的欲望升起，待他终于吞吃下最后一个、最大的绳结之时，他好似终于彻底崩溃了，浑身颤抖着高潮，前方的阴茎却没有射出任何东西。他的身体如此敏感，爽到翻着白眼，最后终于全身脱力，眼看就要从绳上摔下去。

姬发此时终于动了，他眼疾手快地将人一把捞住，高大健壮的人在他怀里止不住地颤抖着，姬发将湿的不成样子的眼罩丢到一旁。殷郊的眼神早已迷乱，可他反射性地紧紧地抱着姬发的腰，整个人都缩着，嘴里还不断呢喃着什么。

姬发轻轻叹了口气，大发慈悲地决定放过哨兵，精神触手默默地退出的哨兵的精神图景，将人抱到了床上，松开了绑的死紧的绳子。

待到躺上床时，殷郊终于回过神来，顾不得理会身上重重的勒痕，他透着模糊的泪眼看清来人，他似是呆了，却又在短暂的呆愣后再次哭泣着：“姬发……哥哥我错了……你不要丢下我……呜呜好喜欢、好喜欢哥哥……郊郊知道错了……再也不会了……”

姬发的回应是一个认真的吻。

这是他们今日第一个能够被真正称之为亲吻的动作。

姬发先是轻轻地用唇碰了碰殷郊的脸，殷郊下意识地伸出舌头，如犬类一样舔舐着主人的唇，然后乖顺地被撬开唇齿，温热的口腔被强势地入侵着。他没有反抗，或者说是根本就忘记反抗了，即使不受向导的控制，哨兵的瞳孔也是涣散的。

姬发的吻向来是温柔而克制的，此时他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，直把人亲的近乎窒息，哨兵面红耳赤才终于放过那可怜的唇舌。

“殷郊，我爱你，我想爱你一辈子。”姬发垂眸，说出的话像是表白又像是宣誓，他的长发因为重力的关系几乎要垂到殷郊的脸上。

哨兵终于完全脱离了向导的影响，意识回拢，却又仿佛仍旧被紧紧地束缚着。殷郊有些疲惫地扯了扯嘴角，用手指卷着姬发的头发把玩，有些别扭地撇了撇嘴：“我……我也爱你，姬发。”而后小声的嘟囔着：“痛死了，我差点死在那上面。这可比受伤痛多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或许是觉得反正今日已经丢尽了面子，也不差这一会儿，于是软着嗓子，竟是破天荒地撒起了娇：“姬发……哥哥，你都硬成那样了怎么还不操我啊……我后面好痒……”

“别撒娇，”姬发反倒是翻身躺上了床，缓缓合上眼睛，“我还没说我原谅你了。”

“你！”殷郊急了，“你明明都硬了！你是不是不行！”

太过明显的激将法，姬发显然是不会上当的，他直接不理睬，等着鱼儿自己上钩。果然没过一会儿，殷郊自己便跨坐上了姬发的大腿，姬发微微睁开眼睛，就看到哨兵有些气急败坏，一边脱他的裤子一边骂：“你自己看看你都硬成什么样了！我自己来！”

然后殷郊便被姬发硬到弹起来的性器躺得抖了一下。姬发暗暗觉得好笑，他表面上也没憋着，笑意盈盈地看着殷郊：“好，你自己来。”

殷郊自知被戏弄了，可是他后面那处现在实在是痒的很，倒也顾不得什么了，红着脸跪坐起身便将那勃发的凶器往后面塞。

殷郊的穴确实被调教得水多柔软，可这是殷郊第一次尝试自己吃下那根东西，还是有些困难。姬发见状，一手握住殷郊半硬的性器，指腹轻轻地摩擦上方的小孔，殷郊呻吟一声便软了腰，后方的性器进的更深了些。但哨兵毕竟是哨兵，身体素质过人，只一瞬便稳住了身子，一手撑在姬发的胸肌上，看上去有些恼：“我说了我自己来。”

姬发不置可否，殷郊放心下来，转过头使劲地去看那还有一半露在外面的性器，盯得很认真，高高大大的人犯了难的样子着实可爱，姬发的眼里盈了笑意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双手掐住殷郊的腰，用力地往下一按——

“啊——姬发！呃啊！嗯……你、呃嗯慢点啊……”性器一下便破开了柔软的肠肉直抵深处，殷郊被突如其来的快感冲击着，眼眶蓄满了泪，还没等他适应，晃起腰来便朝着记忆中的敏感点冲撞，抵着那一点如打桩机一般征伐着。

“轻、轻点啊……”殷郊被他顶的受不了了，下意识地环住了姬发的脖子，却也方便了身下

的人吃他的奶，丰硕的胸乳包裹着姬发的脸，他毫不客气地享用着，身下动作更甚，头冠抵着前列腺按压，感受着殷郊沉溺于快感中的喊叫。

骚穴中的水连鸡巴都堵不住了，毫无形象地往外溢出，象征着主人的情动。矛盾解除后的情爱令两人都沉浸其中，一次又一次的深操之后，殷郊浑身颤抖着，后穴止不住地收缩，白精射了姬发一身，后面的水浇在了小姬发上，姬发紧紧地抿着唇，忍着射精的欲望再次狠操了几十下，最终抵着身下人的敏感点射进了最深处。

姬发躺着，殷郊趴在他的身上，殷郊的体型本就比姬发略大一些，全身放松的情况下压的姬发有些气喘，他却从喉间发笑：“你快压死我了。”

殷郊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，怎么又射在里面。”

俩人都气喘吁吁，就这么抱着歇了一会儿，殷郊忽然感觉那根塞在他屁股里的凶器又硬了。

“你……”殷郊瞪大了双眼，“你他妈……”

“再来一次，”姬发笑咪咪地亲吻着他的发梢，“这次换个姿势。再做几次，我就彻底原谅你。”

“不、不行我会死的……嗯啊……你轻点……”

End Notes

感谢你看到这里，lof id 查理克斯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